

孟子新讀本

上冊

孟子新讀本第三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滕文公篇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周氏柄中云。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也。
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程子云。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大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陸氏桴亭云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予向亦主此論今看來亦未是若未落氣質只可謂之命不可謂之性於此說善只是命善不是性善且若就命上說善則人與萬物同此天命人性善則物性亦善何從分別孟子所云性善全是從天命以後說反覆七篇中可見如乃若其情則故而已形色天性以及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之類並未嘗就天命之初未落氣質處說

又曰生之謂性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而至於昧人物之分則孟子辨之矣食色性也言性只在氣質也孟子未嘗非之至於爲義外之說則孟子辨之矣此可見孟子言性善不離氣質也且不但孟子孔子曰性相近也不離氣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朱子注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不離氣質書曰厥有恒性易曰各正性命成之者性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俱不離氣質古來聖賢言性總是一樣

又曰予於性善之說何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所謂異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只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前孔子子思之言按之無不同條共貫又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

陳氏蘭甫云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不善者又明白如此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

此孝子之孝也
以孝子之孝也

愚按自程子之說出而人知性有義理氣質之分於是紛紛持論者羣相推極於天命之初幾至不可究詰不知義理實不離乎氣質之中古聖賢言性蓋皆指氣質而言不必推到人生而靜以前轉致墮於玄虛也桴亭先生說最為精當蘭甫先生說亦極切實故並錄之舉凡空虛之論與夫偏駁之談皆可不攻而自息矣言必稱堯舜者朱注謂每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蓋孟子常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聖愚固無二性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凡讀經於本經書法最宜注意如此章首節曰滕文公之宋見孟子下節曰復見孟子足矣乃必書曰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又曰自楚反復見孟子何也下章大書曰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蓋文公之楚之時已為許行之徒所囑而其時性惡之說方在萌芽文公不免惑於其說故復見孟子孟子直告之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所以破其惑也道一云者蓋並耕等說乃雜家之學儒者信道宜定一尊古今祇有此道不可為雜家之說所淆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朱注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愚按讀此節覺志氣百倍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而卒以舜與文王為師法者舜與文王皆大孝人也孔子自舜其大孝也與又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蓋舜與文王孔子之所師法故孟子尚論古聖亦必以舜與文王為標準舜與文王皆大孝人也孝者性善根源之所發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能師舜與文王之孝而盡性之功基於是矣又考之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我與古人同此耳目同此心思易爲古人則爲聖爲賢爲君子我則爲愚爲不肖爲小人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此氣質之性也氣質之性凡民溺之而君子有弗性者焉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此義理之性也義理之性凡民昧之而君子性之焉故學聖之方宜當自省察我有耳目自有天則曷爲而聽非禮之聲視非禮之色我有心思自有天則曷爲而有非禮之意念推之有父子兄弟爲而不知仁有君臣易爲而不知義有賓主易爲而不知禮由是而精思之而明辨之而實踐之則克念作聖道不遠人我亦可以爲舜我亦可以爲文王矣吾何畏彼哉

今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暝眩厥疾不瘳

趙注眩藥攻人疾先使眩眩憤亂乃得瘳愈也

焦禮堂孟子正義云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其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恆多毒孟子曰若藥不暝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傳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眩或謂之眩韋昭注楚語云眩眩頓啓攻已急也

愚按人之性善國之本亦善性善之說人之藥也善國之說國之藥也戰國之時國疾甚矣孟子將以療滕國之疾無如病者不能用而厥疾至於不可爲然則後之人欲治其國當先治其疾而欲治其疾當先自治其性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趙注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此云即通諸
孟子問者二

愚按文公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可見孟子在宋時所言性善之旨。卽孝弟之道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張氏云。三年之喪。人子至情。而聖人制之以天理者也。故孟子答世子之問。皆切其良心以告之。夫人子之於親喪。其至情深痛。孰爲而然哉。其哭泣衰麻之節。祭祀之禮。凡以自盡而已。苟惟知所以自盡。則有不待勉而行者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後謂之孝。所謂禮者。蓋不可以不勉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此所謂禮也。

陳氏蘭甫云。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有與人論禮者。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間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又云。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愚按生事之以禮。數語。乃論語孔子告樊遲之言。而曾子述之。蓋此數語。專爲諸侯卿大夫家子弟言之也。春秋之季。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居家既極驕奢。則於事親生事。喪祭。豈是亦不免多所踰分。以致僭侈無度。陷親於不義。是不孝之大者。此孔子所以語樊遲以告孟懿子。而孟子復引曾子所述之言。以告滕文公也。曾子本篇云。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義以輔之。此生事之禮也。禮記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

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葬祭之禮也蓋生事葬祭約之以禮則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之義自在其中故知此爲諸侯卿大夫家子弟言之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朱注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張氏云喪祭從先祖謂先王之時喪祭而言也先王之時喪祭皆有定制懼後世有所更張而荒墜也則曰喪祭從先祖且魯之先祖周公魯公也文之先祖武王之庶弟叔繻也在當時所行皆先王三年之喪也若用喪祭從先祖之說則盡不反其舊乎後人既已廢其先祖之禮而來者方循已廢之失乃曰吾從先祖而已何其不之思乎大抵人心安於放肆故以反古復禮爲難爾

閻氏百詩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故加曰字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字

王氏船山云孟子之言且志者二集注云志記也意以志爲書名而且者轉語之助辭乃喪祭從先祖即上稱宗國先君之旨枉尺而直尋亦一見則大王小霸之意且者較前說而更進一義之辭今未嘗別出一意皆不得言且抑滕人陳代兩不相謀向稱志而必以且冠之若出一口者然蓋且志者古書名雜編古今雅俗其稱之成說以彙記之謂之且志者言不擇而姑且志之輯錄之以聽人引證也故其言義味短淺通於流俗滕人陳代皆苟且合俗之士故以之爲談助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張氏云。孟子言不可以他求者。蓋以父兄百官之不欲。亦在我有以率之而已矣。於是引孔子之言以考之。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吾有以先之故爾。此草上之風必偃也。又曰。是在世子。斯言欲世子之志爲本而無事乎外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愚按。三年之喪。古聖所定。戰國時何遽無行之者。齊宣王欲短喪。可見其時諸侯本行三年之喪。是以宣王欲短之。爾然則勝文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何也。攷論語憲問篇。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孟子章句卷之九
滕文公下

後章提明以含
通章此章論治
又即盡心章不
法即盡心章加
思焉之意而加
君利欲營其故
詞多陳動其心
而後大略以王
實仁而好善以
不利而始此言
面無詳告以教
立言可以爲聖
實之文也

皆然。君薨，自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竊疑此經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蓋指三年不治事而言也。滕之父兄百官疑三年不治事，則國中無人焉。以爲之主，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迨孟子復告以君薨聽於冢宰，而世子曰然。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明指不聽朝政而言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則以聽於冢宰爲可行，而謂世子之知禮也。四方來觀之，見其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大悅其孝行之美也。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中國古來以農立國。孟子欲以滕爲模範之國，故首言民事，而引詩。邠風七月之篇以證之。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暇時亟乘蓋野屋。春至而農事始也。邠風爲王政之本。孟子首以此告文公，其用意至深遠矣。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恆心恆產，相因而致。彼民於衣食外，絕無所求，以致廉恥掃地者，聽民自爲制也。孟子所謂制產者，在上者爲之制也。本井田之制而使之相助疾病，相扶持而長其仁義之心也。是以教化行而民富民富，而教化愈盛，教養之道並行而不悖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朱注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愚按恭儉者人君之寶也易傳曰謙德之柄也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君子所以能賔多益寡稱物平施者要在乎謙而恭是恭與儉亦相輔而行者也取於民有制惟人君能守法制而後人民能守法律自後世行攤派之法不論有無多寡動輒取之於民其視民之財如金山銅穴取之無窮於是剝民之膚遂至於無所紀極而天下騷然矣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張氏云欲爲富則惟富之徇雖有害於人不顧卹也故必不仁爲仁則以愛人存心其肯以富已爲事乎天理人欲之不兩立也言之可取雖陽虎亦不廢也愚按爲仁不富矣斯言也吾輩所當自決者也不富奚害也爲富不仁矣苟存此心則亦何所不爲乎然既不仁矣安能長保其富乎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趙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

顧氏亭林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昀原隰曾孫田之毛傳云甸治也昀昀墾闢貌曾孫成王也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澮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與必將改畛涂變溝澮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乎五十七百畝。其五十七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愚按徹者徹也助者藉也爲訓詰字法徹之爲言徹耕而通計之也助之爲言借民之力助公上以耕也徹者徹也即以本字爲訓助者藉也以雙聲字爲訓。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未注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張氏云夏后之時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也春秋戰國之際用夏之貢法而暴君汙虐賦於民故使民至於終歲勤動而無以養其父母見民之無以自養也則又稱貸之名以爲惠而實取其倍稱之息以自益使老弱轉死溝壑而後已蓋先王之制本以仁民而後之所爲祇以爲富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愚按。糞除也。言除其耕種之資本而猶不足也。說見第五篇耕者之所獲節下。先王經制量入以爲出而後世之取於民則皆量出以爲入。張氏謂夏后氏之時尚不至如龍子所言。乃戰國時之流弊。此說誠然。然吾謂樂歲不多取其風亦已古矣。

趙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

朱注。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耳。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張氏云。助法周人亦兼用之於野。故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詩。惟助爲有公田。以見周之亦有助也。夫上與民同其豐歉而民樂共其上之事。故民之情欲先雨乎公田。以及乎吾之私。可見民之親愛其上矣。助法之行固有以養民之良心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朱注。庠校序皆鄉學也。學國學也。

愚按。庠養校教序射皆訓詁字法。法。養校教以學。韻字爲訓。序射以雙聲爲訓。庠者養也。養成其德行之意。校者教也。教民以開知識也。重智育之意。序者射也。射必正容體。重體育之意。虞書五典首重人倫。人之大倫。天之所叙而人性所有。

也。人惟不能明其理。故不盡其分。以至於傷恩害義。而淪胥其常性。聖人有憂焉。爲之學以教之。使民各有以復其性而安其分。故人倫明。則小民親。小民親。則國本固。有和睦而無乖戾。有誠信而無詐虞。此三代盛治所以必以教育爲先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戰國時。先王之法制蕩然。孟子因滕文公賢特勸其設學校。興井田。以復成周之舊。而爲模範之國。蓋滕國偏小。不能建。有天下之規模。而可以爲有天下者之模範。曰爲王者師。言其爲模範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人生世界之內。惟以日新又新爲切己之要計。康誥曰。作新民。大學曰。在新民。水不新則汙。人不新則腐。一身不新則惡積。一家不新則破。絕一國不新則亡。滅人生世界之內。惟以日新又新爲切己之要計。故新國者。孟子所切望於戰國時之人君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朱注。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張氏云。井田之法。以經土地爲本。經之云者。經理之。使其分界明辨也。經界正。則井地均可。井地均。則穀祿可平。自公卿以至於士。各有常祿。自匹夫匹婦。各有當產。而鰥寡孤獨。亦各有所養。自五人爲伍。而伍之而兵可寓也。自五家爲比。而比之而民可睦也。鄉序黨塾。春誦夏絃。而教化可行焉。賢能可興焉。爲治有要。如綱舉而目張者。其惟井田矣乎。暴君汙吏。其用之也無。

度。故其取之也。無極。乃始慢其經界。蓋以經界之法。明則無以肆其虐取之計。不得不遂廢之也。
陸氏稼書云。戰國之時。與春秋異。滕之勢。與齊梁異。春秋之時。經界固未嘗亂也。雖稅畝邱甲。已非先王之舊。然但據其什一之制。未嘗易其溝塗之位。但因田以加賦。未嘗因賦以壞田。則行仁政者。自不必以經界爲急也。至戰國而經界盡壞矣。自周與至於七國。歷歲彌遠。其制固不能不就澆。且當時諸侯皆擴土數圻。地大則統攝爲難。而姦弊易起。而一時富強之臣。又爭言盡地利之說。以阡陌爲無益。而盡闢之。於是先王溝塗封植之制。不可復問矣。世之君子。雖有志於仁政。將何所憑乎。是故經界之在春秋。與在戰國。其緩急固不得不異也。然其在齊梁。猶緩而在滕。獨急者。何故。齊梁之國。方且窮兵黷武。方且嚴刑重斂。今日出師。明日略地。使人曾不得聚廬而處焉。徭賦煩興。丁男轉運。使人曾不得粒食而飽焉。何暇議先王之邱甸哉。且當政殘吏酷之世。而欲易其疆。龍變其溝洫。舉百年湮沒之制。一朝釐定之。國必大擾。是故其所急者。在寬刑斂。戢兵戈。以與民休息。而經界之說。且以爲後圖。何者。虐政未去。則仁政未可舉也。若滕則彈丸耳。其疆理易考也。其山川易悉也。其原隰易甸也。無攻城略地之擾。無頭會箕斂之苦。修廢舉墜。固易易也。然則清經界以爲仁政之始。其時當爲其勢可爲。固莫如滕矣。此孟子所以斷然以是爲始歟。

愚按。經界之事。難言之矣。晚近以來。苛政橫行。不知清其本原。乃欲就民間土田。較其毫釐分寸。馴至紊亂田賦。侵漁貧弱。佃民之黠者。輒轉請託賄賂。公行於是得賄者。則放寬其丈尺。不行賄者。則剝削其田畝。上下其手。不可究詰。然則所謂正經界云者。直爲奸民猾吏營私生利之地。是亂天下之道也。故治國家者。苟不得其人。雖有良法。終不可得而行也。吾嘗謂處治世多辦一事。則多興一利。處末世多辦一事。則多滋一弊。用敢正告後世。非有學識至深之仁人。而又得其人而用之。慎毋輕言正經界。務虛名而以害民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張氏云。一國之間。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其大要在於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惟夫爲君子者。虐取而無制。爲小人者。畔散而不屬。此井田之法。所以壞而周之所爲末世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朱注。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朱注。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朱注。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趙注。死。謂葬死也。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偶也。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

愚按。生民之樂。愛情而已矣。死徙無出鄉。云云。皆愛情之所團結也。因愛其身。家以愛其鄉。因愛其鄉。以愛其國。先王之世。民之愛情如此。樂其樂而利其利。人心純樸。不相猜也。其盛矣乎。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朱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愚按。字義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蓋八有分義。分其私以為公。乃所以為公也。民視公家之事。無異於自營其私。且能先公而遂及我私焉。惟上之厚於民者。至故民之報其上者尤厚也。

蘇云。君與子之君雖非著意語。自相終始。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注。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愚按。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而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此先王之法。所以必待潤澤也。迂儒泥古制。執而辭通。其貽誤天下非細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

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

傳。此章方云此章只是辨許行陳相兩行。大有為神農之言者。七字所立以為下並耕立。

孟子傳。此章方云此章只是辨許行陳相兩行。大有為神農之言者。七字所立以為下並耕立。

案次節叙陳相所見四倍
加陳良之徒四倍
字立案陳相見
師行節將二句
許合作一以人
紐與陳相之
說與孟子通篇
邪提孟子曰許
行辨許子粟以
是邪說吾聞耕
之變夷以下用
夏陳相之惑於
辨說而倍師正
邪至此盡矣從
許子不貳節
又以翻闢於山
一水盡處特開
境界章末從許
子偽道相率而
家雖是辨能治
價而語氣渾不
連並耕之不可
從亦包許行而
雖是辨許行而
陳相之不當從
亦包在裏固也
為神完氣固也

屨織席以爲食

張氏云許行其人亦清苦高介之士遠慕古初而燭理不明見世有神農之說不知其爲後世傳習之謬則從而祖述之以爲農者天下之本善爲治者必使斯民盡力於農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不當使民勞而已逸以爲是乃以道治天下而非後世所及此其說若高而有以惑於人者也嗟乎帝王之道如長江大遠無往而不達者以其述天之理故耳異端之說如斷港荒蹊卒歸於不可行者以其私意之所爲故耳

愚按滕文公在楚時必先與許行輩相周旋論議文公天資頗純粹鮮閱歷世故易爲人所淆惑故當其即位也許行即率其徒而來也其來也欲以沮孟子也文公卽舍宅而與之處若素相識然則其先爲所惑可知矣神農氏古之農師古之聖皇也其言可師可法者也若夫爲神農之言則是僞託於其言也僞託於其言則是亂天下者也夫僞託於古聖而欲以惑人是所謂亂名改作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其罪不可宥者也凡此等人不獨人君宜謹避之士君子有力者關之無力者亦宜遠之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之至滕出於誠心也無他意也而不圖爲異說所惑也凡質美者易爲人所淆惑可懼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